

## 朝鲜本系统《寒山诗》版本源流考

[韩]李 钟 美

寒山诗为唐代诗僧寒山子所作,其诗文具有独特的风格,语言上以当时通俗的白话写成,内容上佛教思想颇为浓厚,在唐代诗坛占一席之地。一般而言,现传的寒山诗,不仅有寒山诗,也包括丰干诗、拾得诗的内容。《寒山诗》许多版本流传至今,形成了国家图书馆藏宋刊本、国清寺本、朝鲜本的三大系统。本文拟讨论其中的朝鲜本系统,至于国家图书馆藏宋刊本、国清寺本系统,我们将另撰文讨论。

朝鲜本系统《寒山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皆为与宋慈受和尚拟寒山诗合编之本。因此,朝鲜本系统亦可称“寒山慈受诗合刻本系统”。

据现存资料,最早记载慈受拟寒山诗者,当推南宋刘克庄(1187-1269)。其《后村诗话·续集》卷二:

半山拟寒山云:“我曾为牛马,见草豆欢喜。又曾为女人,欢喜见男子。我若真是我,只合长如此。若好恶不定,应知为物使。堂堂大丈夫,莫认物为己。”后有慈受和尚者拟作云:“奸汉瞒淳汉,淳汉总不知。奸汉作驴子,却被淳汉骑。”半山大手笔,拟二十篇殆过之。慈受一僧耳,所拟四十八篇,亦逼真可喜也。<sup>①</sup>

可见南宋时期已有慈受诗传本。

又中国历代书目中,最早著录拟寒山诗者,为明代祁承燾(1565-1628)《澹生堂藏书目》,置《拟寒山诗》于《寒山子诗》之后,但有关所谓“拟寒山诗”,祁氏则未作任何说明,于是著者或内容等具体情况,亦不得而知。清宗宝《宗宝道独禅师语录》<sup>②</sup>卷六录有“重刻拟寒山诗序”云:“道独偶阅慈受禅师拟寒山诗,见其词语恳切,深锥痛札今人通病,实对治之良剂,玩味不已,重梓流通。”<sup>③</sup>从上可知道独重刊慈受和尚拟寒山诗之时,当时中国境内还有传本通行。

以上版本究竟如何,与寒山诗合编与否,是中国本还是韩国本,这些都无法确认。

目前所见,寒山诗与慈受和尚拟寒山诗合编本没有中国传本,四部丛刊初次印本是根据断俗寺本(国家图书馆藏朝鲜本)影印。而在韩国,情况截然不同,不仅有寒山诗与慈受和尚合编本,传本亦相当多。其中朝鲜覆刻元本与奉恩寺本中国学者皆未曾见,根据它们能够解决前人学者研究时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尤其是由朝鲜覆刻元本更能了解朝鲜本系统的最初源头,即传到韩国时的中国本原始面貌。

### 一、朝鲜覆刻元本(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藏)

朝鲜覆刻元本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寒山诗与慈受和尚拟寒山诗合编本。包括《寒山诗》一卷,《丰干拾得诗》一卷,《慈受深和尚拟寒山诗》<sup>④</sup>一卷。

该本每半叶十行,行十六字,四周单边,上下黑鱼尾,版心题“三隐”及当叶叶次。首寒山子诗集间丘胤序,次寒山诗正文,分五言、七字、三字,寒山诗正文之后云“杭州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纸铺印行”。次丰干禅师录,次拾得录,次拾得诗,次淳熙十六年岁次己酉孟春十有九日住山禹穴沙门志南天台山国清禅寺三隐集记。次陆放翁与明老帖,次录郭畚书云:“夫寒山诗者,昔天台山清南老,将前太守间丘采集诗卷,重新刊木流通。此本年远不存。元

贞间余偶得之于钱塘,谨自重书用以流传。必有慕道之士,一览而深省者,余虽老死丘壑而志愿终矣。时元贞丙申(1296)圣制日前休子郭畬焚香敬书。”次释音,而后云“比丘可立募众刊行”。

慈受深和尚拟寒山诗,首建炎四年(1130)二月望日怀深自序,次拟寒山诗正文,次慈受和尚诫杀十首,次释音。其后云“门人慈觉大师文刚校正,大德辛丑(1301)松坡曹林命工钺梓用广流通,沙门嶮崖可立劝缘,口口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纸铺印行”。其所云“沙门嶮崖可立”,当与寒山诗卷末所记“比丘可立”同一人。“口口”当为“杭州”。末附甲戌(1574)秋七月淮月轩人玉峰<sup>⑤</sup>跋。又郭宅纸铺的牌记也与寒山诗卷末所附相同。再有手写之浮休堂大师<sup>⑥</sup>临终偈,云:“七十三年游幻海,今朝脱谷返初源。廓然空寂元无物,何有菩提生死根。”以及韩文佛教咒文。由此可见此集必在浮休和尚去世(1615)之后收藏。韩文佛教咒文,盖为朝鲜僧人或佛教徒所记。书眉上或见圈点或见解释,有一些字右下脚记日文训点。“郭宅”为何时的纸铺,究竟属于南宋或者元时?元贞丙申作“书”的郭畬是否就是郭宅的主人?假如是的话,此本应为元代刻本。现存目录著录此本者,只有莫里斯·库兰(Maurice Courant)的《韩国书志》<sup>⑦</sup>,其书著录《三隐诗》二册,下云:

第二册末有新罗玉峰庚午跋文,他在金刚山正阳庵<sup>⑧</sup>发现,此书一部甲戌再刊。

库兰的著录有两个问题:其一、其所云“新罗玉峰”,当有误。新罗为韩国古代国名,亡于935年,时当中国五代。五代时中国未必有寒山诗刻本出现,更何况在朝鲜半岛呢?其二、玉峰庚午跋文及甲戌再刊的问题。玉峰跋文云“余昔庚午秋,自关东行脚至金刚山之正阳庵,得斯集于隐溪禅翁……余既得之,不可私秘,亦因隐溪禅宿之奖,命工钺梓以寿其传。……时甲戌秋七月有吉淮月轩人谨跋。”显然,玉峰庚午(1570)得《寒山诗》,甲戌(1574)刊刻并写跋文。而不是庚午时所写。玉峰所在的时代为朝鲜王朝,称作“新罗玉峰”是

不合适的。虽然在库兰的著录上,很难看出此本究竟如何,但从附上玉峰跋文的事实来看,可以比较肯定此本与朝鲜覆刻元本或断俗寺本的关系颇为密切。因为目前所能见到的寒山诗现存本与历代书目当中,仅此两种附玉峰跋文。本文暂归朝鲜覆刻元本。

根据以上材料,可以大致推知朝鲜覆刻元本的来历,该本盖源于建炎四年(1130)寒山诗与慈受和尚拟寒山诗合编本,郭畬得此本重刊于杭州钱塘元贞丙申(1296),大德辛丑(1301)比丘可立募众再刊;玉峰甲戌(1574)据金刚山正阳庵隐溪禅翁所存的寒山诗集又刻,即所谓朝鲜覆刻元本。

在朝鲜覆刻元本的基础上,又衍生了如下一些本子。

## 二、断俗寺本(国家图书馆藏朝鲜本)

《寒山子诗集》一卷,附《丰干拾得诗》一卷,《慈受拟寒山诗》一卷。

每半叶十行,行十六字,左右双边,双黑鱼尾。版心题“三隐”及当叶叶次。“寒山子诗集序”下钤有“稽瑞楼”、“铁琴铜剑楼”、“士礼居藏”三印。寒山诗正文第一行寒山诗之标签下钤有“稽瑞楼”、“铁琴铜剑楼”、“虞山瞿绍基藏书之印”、“菰里瞿鏞”。此本原为黄丕烈士礼居所藏,经陈揆稽瑞楼,又转至瞿氏铁琴铜剑楼,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首寒山子诗集间丘胤序,次寒山诗正文,正文分五言、七字、三字,寒山诗正文之后有牌记云“杭州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口口印行”。次丰干禅师录,次拾得录,次拾得诗,次淳熙十六年岁次己酉孟春十有九日住山禹穴沙门志南天台山国清禅寺三隐集记。次陆放翁与明老帖。虽七十二叶后半部以及七十三叶前半部均空缺,但版面尚存。其所缺内容,朝鲜覆刻元本均保留完好。七十二叶第三行始载“录郭畬书”,而七十三叶前半为寒山诗释音的前半部。释音之后云“比丘可立募众刊行”。

慈受拟寒山诗,版心题“深诗”及当叶叶次。正文前有建炎四年(1130)二月望日慈受和尚自序。次拟寒山诗正文,次慈受和尚诫杀偈十首,此处只见五首,二十七叶后半及二十八叶前半全缺。二十八叶后半附云:“大施主金勿金两主。施主断俗寺<sup>⑨</sup>住持戒澄,禅口口暹,智海,德云,戒道,淳玉,惠暹,信灯,信晖,竹连。校证山衲智熙,韩善山人定庵,梅轩。”今考朝鲜覆刻元本,二十七叶后半为慈受和尚诫杀偈十首中的后五首;二十八叶前半则接前有诫杀偈的最后二字“省缘”及“慈受和尚拟寒山诗终”字样。今可补空缺之处。二十八叶前半,朝鲜覆刻元本有释音及大德辛丑可立劝缘云云,此本则无本叶此文。最后有甲戌淮月轩人玉峰及嘉庆黄丕烈的跋文。

比较朝鲜覆刻元本与此本,不难看出两本之间的关系颇为密切。首先,此本除断俗寺住持戒澄以下的人名之外,两本诗文次序、附文等完全一致。此本刊印之时,并不加改动,将所缺之版面完整地保留下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朝鲜覆刻元本寒山诗卷末与慈受诗卷末均提“可立”之名,但此本慈受诗卷末缺。可以肯定此本所据底本原有此名。到后来的传本如奉恩寺本与朝鲜刻本,无论寒山诗或慈受诗中均未见此名。从此可知,断俗寺本盖据朝鲜覆刻元本,刊行时间当在朝鲜覆刻元本问世之后,即1574年以后,但具体刊印时间待考。

虽此本自从有著录以来,皆称“刻本”。今细察此本,不同于一般的刻本,有几点可证为活字本:一、刻本在版面上有一种整体感,而断俗寺本版面中的各字是独立的。二、刻本行与行、字与字之间排列整齐,而断俗寺本不整齐,倾斜不直,比较每叶每行的首字,则颇为明显。三、刻本墨色匀称,而断俗寺本一张版面不同位置上,几个字的墨色浓淡却不均匀。因排版后版面上的活字不平,于是沾墨时各个活字含墨的多寡不一,断俗寺本中此种例子不少,以“鸚鵡宅西国”与“玉堂挂珠帘”二首为例。此本所用活字虽还不知究竟用何种材料制造,但据“一为书剑客”与“人问寒山道”二首,很可能是

木活字。其中“一为书剑客”有三个“文”字,但是写法全不同。又“人问寒山道”有两个“心”字亦不同。如果使用铸字的话,应当同一字的模样完全一致才是,一般铸造的活字,首先有母字,然后有不同数量的子字。木活字则不同,首先将单个字刻好,之后采取拼版,于是导致同字不同模样的现象。

著录此本者有《季沧苇藏书目》、《尧圃藏书题识》、《稽瑞楼书目》、《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四部丛刊书录》等,引录如下:

A 清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著录《寒山子诗》二卷,一本。其中注明:“嘉庆乙丑四月尧翁手录上板”。后附黄丕烈跋。

B 清黄丕烈《尧圃藏书题识》卷七集类一载:

《寒山拾得诗》一卷 影宋钞本。

《寒山拾得诗》一卷,载诸《读书敏求记》,此从宋刻摹写。余向收一精钞本,似与遵王藏本相类,当亦宋刻摹写者也。惜首尾略有残阙耳。后五柳主人自都中寄一本示余,楮墨古雅,甚为可爱。细视之,乃系外洋板刻,惜通体覆背俱用字纸,殊不耐观。顷命工重装,知有失半叶者共四处,以洋纸补之。复取向所收者,核其文理,始信二本互异。诗之次序有先后,分七言于五言之外,洋版所独。此拾得诗“云林最幽栖”一首,内“日斜挂影低”句,精钞本“日”字下俱缺,此外皆不可考矣,故兹所失四半叶无从补全。而二本板心,彼题“寒山子诗”,此题“三隐”,后又云“深诗”,本不相类也。惜遵王所记,但云传世绝少,岂知宋刻摹写之外,尚有他刻流传于世耶?此刻似系洋版,然寒山诗后有一条云“杭州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口铺印行”,则又不知此刻之果为何地本矣,俟与藏书家验之。嘉庆丁卯春三月二十有五日复翁黄丕烈识。

黄丕烈收藏有精钞本及外洋版刻之《寒山诗》。精钞本,宋刻摹写者,首尾有残阙,“云林最幽栖”一首,“日”字下缺,版心题“寒山子诗”,与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sup>①</sup>完全相同。当同出一源。另外,所见

外洋版本,即此国家图书馆藏朝鲜刻本,分七言与五言,版心题“三隐”、“深诗”;寒山诗后云“杭州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口铺印行”,现存韩国本皆保留此条,“口”当为“纸”;失半叶者共四处,今依朝鲜覆刻元本可补全。

C 清陈揆《稽瑞楼书目》著录《寒山拾得诗》一卷,谓“高丽旧刻一册”。虽谓“高丽旧刻”,当指此朝鲜刻本,以前面所提“稽瑞楼”印章为证。

D 清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记》卷十九著录《寒山诗》一卷,《丰干拾得诗》一卷,附《慈受拟寒山诗》一卷,明刻本。其文云:

唐天台唐兴县寒岩僧号寒山子,丰干拾得皆国清寺僧,其迹甚异。台州守閬邱允录得其诗以传,宋时名三隐集。此本板心有“三隐”字,板刻甚旧,印用茧纸,后附慈受和尚名怀深拟寒山诗,自序作于建炎四年,谓结茅洞庭,拟其体,成一百四十八首。卷首有閬邱允序,寒山诗后有“杭州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纸铺印行”一行,末有“比邱可立募众刊行”一行,又有谁月轩人玉峰跋。

此目称为“明刻本”,当有误。陈耀东先生把此本定作“明正德九年甲戌(1514)刊本”<sup>⑪</sup>;钱学烈先生云“明正德九年甲戌谁月轩人玉峰据朝鲜本翻印”<sup>⑫</sup>,二位均认为是明刻本。这里有两个问题:一、该本印版的地点是在朝鲜,而不是在明代中国国内。段晓春先生认为钱学烈先生受了瞿目的迷惑,误解了玉峰跋,其实玉峰“并未携带国内刊刻”。<sup>⑬</sup>二、玉峰跋文的“甲戌”,陈耀东与钱学烈二位先生定为1514年。然而玉峰白光勋生于1537年,卒于1582年,1514年白光勋尚未出生,根本不可能刻书,因此,玉峰跋文当成于1574年。

另外“淮月轩人”中的“淮”,瞿镛引作“谁”,后来学者一直沿用<sup>⑭</sup>,但是玉峰跋文中,有“言”字旁的字如“谓”、“諄”、“謹”等,字画很清楚,而不用简化字。三点“水”的字如“溪”、“清”、“衍”、“深”、“法”等字,写法近于此字。故当作“淮”。

E 张元济《四部丛刊书录》著录“寒山子诗附丰干拾得诗慈受拟寒山诗一册”,而云:

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高丽刊本。唐释寒山子丰干拾得撰。前有闾邱胤序赞,后有谁月轩主人玉峰跋。每叶二十行,行十六字。寒山诗分七言五言之外,三隐集后又附宋释慈受诗一百四十八首,戒煞偈十首,皆与他本不同。寒山诗后有“杭州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纸铺印行”一行,音释后题“比丘可立募众刊行”。黄荛圃跋云“不知此刻果为何地本”,今以纸墨及卷末施主校证人名考之,则高丽翻宋本。荛圃所谓外洋版者近是,旧缺三隐集第七二三、慈受诗第二七八之半叶,今从日本翻宋本钞得第七十二叶之阙文,余则无从补足。有“士礼居”、“稽瑞楼”印记。

张元济将此本考定为“高丽翻宋本”,又在《四部丛刊初次印本》的卷首题“上海涵芬楼借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高丽刊本影印”。从此以后,大家皆袭用“高丽本”的名称,但这是错误的,此本为朝鲜时代印本。关于此事已在前面探讨,故不再赘述。

此本分支为四部丛刊初次印本、祝廷锡抄补本、全宋诗本;四部丛刊初次印本后又有王国维校本。

#### 1. 四部丛刊初次印本

《寒山子诗集》一卷附《丰干拾得诗》一卷,《慈受拟寒山诗》一卷。

此本全据国家图书馆所藏断俗寺本影印,即附有黄丕烈跋文者。余嘉锡先生云,“今《四部丛刊》第一次所影印,号为‘高丽本’,不知是否高丽所刻。无可明跋及朱子帖,其原书递为黄丕烈、瞿镛所藏。”<sup>⑤</sup>根据此本后面所载刊行处、信徒姓名及玉峰跋文来看,可以肯定是朝鲜本,而不是中国本。

国家图书馆藏有王国维校本《寒山子诗集》一册,附《丰干拾得诗》《慈受拟寒山诗》,天头印有王国维手迹。其所据为四部丛刊初次

印本,与嘉靖本进行校对。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卷上杭州府刊板曾著录寒山诗一卷,记有“杭州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经铺印行”字样。“经”当为“纸”。但王国维大概并没有真正见过这一古刊本。

2.祝廷锡在明万历刊本《寒山子诗集》上重装校录抄补,有宋僧《慈受诗》一卷。祝氏庚午(1930)据景抄高丽刻本《三隐集》补录。书前有跋文二则,其二云:

越七年庚午正月,竹里莲社同人起佛七于程氏世忠祠,余亦入坛。徐君鉴文(仰伟)以景抄高丽刻本《三隐集》见示,属校其讹夺。七毕携归,复以朱笔对勘一过。其差异者仍注其旁;其与日本本(指日本释万仞清潭所著《寒山诗新释》)相同者,或以识之,并标其第如前例。又补得拾得诗四首及丰干拾得两录,凡朱笔者皆是,盖皆有而此缺者也,更以墨笔补钞闾丘序一叶及沙门志南所作《国清三隐集》一文,彼本后附慈受和尚《拟寒山诗》一卷,亦并录之。元宵后三日俟翁识,时年六十六。<sup>①6</sup>

祝氏所据景抄高丽刻本究竟如何,目前不得而知,但除了慈受拟寒山诗之外,祝氏文中所云丰干及拾得两录、志南“三隐集记”等附文,朝鲜覆刻元本、断俗寺本、奉恩寺本、朝鲜刻本四本中均收录。此可以说明它们同属一系。

3.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一四〇〇收怀深诗五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拟寒山诗》据断俗寺本收录。<sup>①7</sup>

### 三、奉恩寺本<sup>①8</sup>

(朝鲜咸丰六年丙辰[1856],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藏)

《寒山诗》一卷,《丰干拾得诗》一卷,《慈受拟寒山诗》一卷。

每半叶十行,行十六字,四周单边,上单黑鱼尾。版心题“三隐”及当叶叶次。字体古朴清晰。

首寒山子诗集闾丘胤序,序文书眉上钤有“李王家图书之章”。次寒山诗正文,分五言、七字、三字。寒山诗正文之后有“杭州钱塘

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纸铺印行”。次丰干禅师录,次拾得录,次拾得诗,次淳熙十六年岁次己酉孟春十有九日住山禹穴沙门志南天台山国清禅寺三隐集记。次录陆放翁与明老帖,次录郭畬书(元贞丙申,1296),次释音。

慈受深和尚拟寒山诗,版心题“深诗”及当叶叶次。正文之前有建炎四年二月望日怀深自序,拟寒山诗正文,有注小字双行。其正文之后有怀深诗释音。先有“信女妙月心伏为父全州李氏、母密阳朴氏两位灵驾”;最末叶记寒山诗重刊施主之名,云“印虚性惟,记付亡信女圆觉性崔氏,灵庵就学,性峰性颢,华隐护敬,比丘妙莲,讷庵尚愚,金在道,霁月宝性,记付信女崔氏信愿行,亡干朴季仲,信女金氏宝莲行,月霞立元,信女金氏大莲行,性海三喜,信女河氏大智行,混虚日圆,信女金氏宫殿华,双月性阔,南湖永奇,南月海云,湘月一如,清霞包含,平月性曄,枕溪敏悦,禅月焕基记付信女金氏普光明,沙月应训”,最后牌记云“咸丰六年(1856)丙辰秋广州奉恩寺刊板”。比较奉恩寺本与朝鲜覆刻元本、断俗寺本,大致相同,亦有慈受和尚拟寒山诗与释音。不过,无“大德辛丑可立劝缘”云云,而补入“信女妙月心伏为父全州李氏、母密阳朴氏两位灵驾”。奉恩寺本不录玉峰跋文,而附寒山诗重刊施主秩及牌记。

此处附带说明韩国古代纪年法,大致有三种方式:一、朝鲜国王庙号或陵号等下附干支;二、仅记干支;三、以中国年号来纪年,如上面所提“咸丰六年”。第三种方式高丽时期常用,如高丽忠惠王复位五年刻本《益斋先生乱稿》,其卷末牌记云“至正四年(1344)九月日”,益斋先生即高丽时期文人李齐贤。朝鲜早期亦沿袭此种风气,譬如世宗二十二年刻本《樊川文集夹注》,其卷末牌记云“正统五年(1440)六月日全罗道锦山开刊”,所云“全罗道锦山”则朝鲜地名。

日本也有《寒山诗集》(三隐诗集),朝鲜传本,不分卷,一册。为咸丰六年丙辰广州奉恩寺刊板,今藏于天理图书馆<sup>⑩</sup>。

著录此本者有前间恭作《韩国版本学》<sup>⑪</sup>,其书著录《寒山子诗

集》三卷,为咸丰丙辰(1856)广州奉恩寺刻本,云:

中国后世佛法同道家融合,诵寒山拾得诗,是禅寺中所举行的活动之一,亦见于日本。《寒山诗》为韩国禅院里不可缺少的书册。此即此翻刻本问世之故。宋间丘胤《寒山子诗集》一卷,《拾得诗》一卷,卷后又附释怀深《拟寒山诗》一卷,板心题“三隐诗”。此书并非著者(即前间恭作本人)所藏,而是九州大学图书馆旧藏之一。寺刹板未能见于奎章本,但是据莫里斯·库兰(Maurice Courant)见过《三隐诗》二册,金刚山正阳庵嘉庆甲戌(?)1814年刻本与此本不同。

前间氏谓“宋间丘胤《寒山子诗集》”,对序文中所题的姓名与寒山诗的著者,显然不了解。结果,不仅将唐人的诗集当成宋人所写,又将序文的撰者当成诗人。

承沿奉恩寺本的有朝鲜刻本。

#### 四、朝鲜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朝鲜刻本《寒山诗》一卷,《丰干拾得诗》一卷,《慈受拟寒山诗》一卷,一册一函。《寒山子诗集》间丘胤序文首行标题下钤“真珠庄藏印”椭圆形朱印。除了咸丰丙辰奉恩寺牌记之外,朝鲜刻本与奉恩寺本版式、行款、字体、叶次、编排次序、文字内容全同,刊行时期当在奉恩寺本之后,全据奉恩寺本刊印。陈耀东先生云:“著者于北京大学善本书室特藏部见一明刻高丽覆宋本,与黄尧圃所记颇同。”<sup>②</sup>陈先生所云“明刻高丽覆宋本”,当指此本。此本实为韩国朝鲜时代所刻刻本,而不是中国明代据高丽本为底本所刻版本。若勉强地说朝鲜本所据的底本为高丽覆宋本,亦不无道理,但此名称不能明确表现出版本的具体内容。项楚先生称此本“元朝鲜刻本”<sup>③</sup>;钱学烈先生定为“元朝鲜刻本影印本”<sup>④</sup>。这样的版本名称存在一些问题。段晓春先生<sup>⑤</sup>亦认为不妥。元朝统治结束于1368年,而高丽王朝统治时间为918至1392年,朝鲜王朝为1392年至1918年,在

元朝之后。如果说只是韩国版本的统称,却又有高丽与朝鲜之分,并不一致。另外,此本确实为刻本,不知钱学烈先生为何说是“影印本”。此类叫法上的含混在历代藏书志或各种书目里也很常见。如北京图书馆藏《朝鲜汉文古籍善本书目》涉及到活字印本时,仅单纯标记活字印本或铜活字印本。但是,韩国活字印刷不仅使用时间长,而且活字种类多,如木活字、铜活字、铁活字等。又按时代与刊印处等的不同,致使版本名称亦不同。朝鲜铜活字本有癸未字本、庚子字本、甲寅字本、庚辰字本、戊午字本、戊申字本等,木活字本如书籍院字本、东国正韵字本、洪武正韵字本、印经字本、训练都监字本等。仅用活字印本或铜活字本等字样,根本无法体现出其版本的特点。因其涵盖范围太广,使版本名称十分不明确,应该给各版本以适当具体的名称。

陈耀东与钱学烈二位先生按时代排列时将朝鲜刻本放在断俗寺本前<sup>⑤</sup>,今有朝鲜覆刻元本的出现,足以证明朝鲜刻本必在断俗寺本之后。朝鲜刻本与奉恩寺本,皆有寒山诗重刊施主秩,其中有一名“南湖永奇”。南湖永奇(1819-1872),其事迹见于韩国广州郡奉恩寺“南湖大律师碑文”中,其文云:

法名永奇,湖之南古阜人也。俗姓郑氏,系出晋州,愚伏即其鼻祖也。考讳彦奎,母潘氏梦一道人骑马渡江,因有娠,生而俊异,早失怙恃,年十四与兄将归汉阳之僧迦寺大演老宿祝发游学,……壬子(1852)入宝盖地藏庵道省常故事,写弥陀经,每字三称佛,三绕三拜,尽是悲愿中流出。亦乃报答四恩之功矣。折笔夜梦感得彩幡,自酉分四癸日夏入三角刊其板,继刊十六观经莲宗宝鉴,藏之水落山兴国寺。乙卯(1855)春至广州奉恩寺,与仝志鸠缘刻《疏钞华严经》十八卷,《别行》一卷,《准提千手合璧》一卷,《天台三隐诗集》。<sup>⑥</sup>

以上可知南湖大师乙卯(1855)至广州奉恩寺,刻“天台三隐诗集”,即咸丰丙辰奉恩寺本。由此可知,此本据咸丰六年(1856)丙辰广

州奉恩寺所刊刻,已删去“可立”牌记,为朝鲜覆刻元本与断俗寺本之后的版本。故可以断言朝鲜本当刊刻在奉恩寺本(1856)之后。除此之外,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与奎章阁两处收藏朝鲜刻本的传本。

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寒山诗》,其内容包括《丰干拾得诗》及《慈受拟寒山诗》。卷首云“敬呈口林军曹殿,朝鲜禅宗口刹大本山广口郡奉恩寺,住持罗晴湖”。此处有椭圆形钤印,云“昭和13年(1938)7、5,朝鲜总督府图书馆,图书登录番号”。序文书眉上亦钤有“朝鲜总督府图书馆藏书之印”。日本强占韩国,自1910年至1945年期间,设置朝鲜总督府,其目的为便于统治朝鲜。其后,朝鲜国内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军队统率权等一切国权隶属于朝鲜总督府下。朝鲜总督府图书馆亦此时所设置。

韩国奎章阁藏本:《寒山子诗集》,其内容包括《丰干拾得诗》及《慈受拟寒山诗》。序文书眉上钤有“서울大学校图书”。

以上三种朝鲜刻本,在版式、行款、字体、编排次序、文字内容上完全一致。当为同一时期同一刊行处所刊印。

另外,有朴景亮刻高丽覆宋本,岛田翰《刻宋本寒山诗集序》云:

元时有高丽覆宋本,盖据宋东皋寺本改行上梓。其卷尾题云“嘉义大夫耽罗军民万户府达鲁花赤高丽匡靖大夫都佾议评理上护军朴景亮刊行”,纸质黄绉,宛似元本,而据装成梵夹,又似丽藏。

陈耀东与钱学烈二位先生以为朴景亮本、断俗寺本、朝鲜刻本皆为一个系统<sup>⑦</sup>,属宝祐本系<sup>⑧</sup>,以诗文分体为其证据。段晓春先生提出朝鲜刻本与岛田翰所云“高丽覆宋本”并无关系<sup>⑨</sup>。笔者虽未见宝祐本,不过有几点可证明朴景亮本与断俗寺本等并非同属一系。岛田翰在介绍东皋寺本时云:“又有宝祐乙卯行果就江东漕司本所重镌者,至兹始分七言于五言之外,又以拾得加于丰干上。”由

此可知岛田翰很清楚东皋寺本与宝祐本之不同。实际上他亲眼见过朴景亮刊本。朴景亮为高丽忠宣王时人,景亮之死当于1320年或1321年<sup>⑧</sup>。岛田翰序中又云:“尝抵川越,见喜多院高丽藏,卷尾结衔正与此相符,而彼别有‘皇庆三年二月日’一行,然遍检全帙,不收此集,乃知其非出于丽藏,而当时景亮为之侵梓,而未及编入者矣。”皇庆三年(1314)即元仁宗时。由此,可以说明景亮刊刻《寒山诗》大概在1310年至1320年之间,与岛田翰所云“皇庆三年”大致相当。所以其谓“据东皋寺本”是可信的。至少目前未见具体的证据可以否定。朝鲜覆刻元本所据的大德辛丑(1301)可立本,刊刻时期则较朴景亮本早。而朝鲜覆刻元本、断俗寺本、奉恩寺本、朝鲜刻本等各本之间有传承关系。故朴景亮本与其他朝鲜诸本大概不是同一系统。

还有一种版本,今据《韩国古书年表资料》收录《寒山诗》牌记云:“嘉靖八年己丑(1529)四月日全罗道光阳地白云山万寿庵重刊置于成佛寺。”<sup>⑨</sup>不知此本为何本。

## 结 语

通过本文详细的描述,可知朝鲜覆刻元本以后寒山诗版本的继承关系,以断俗寺本、奉恩寺本、朝鲜刻本为先后,传承有绪。

考订版本年代,除了一书本身的内容之外,卷首与卷末所附的相关内容,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朝鲜本系统下的所有传本,主要有以下特点:

1.次序,以寒山诗311首、丰干诗2首、拾得诗57首、慈受拟寒山诗148首为次序,收录诗文的次序亦全同;

2.分类,寒山诗主要以五言诗为主,亦有七言、三字诗。朝鲜覆刻元本、断俗寺本、朝鲜本寒山诗中皆题类目五言、七言,惟第103首“不须攻人恶”排在三字诗之后,拾得诗不分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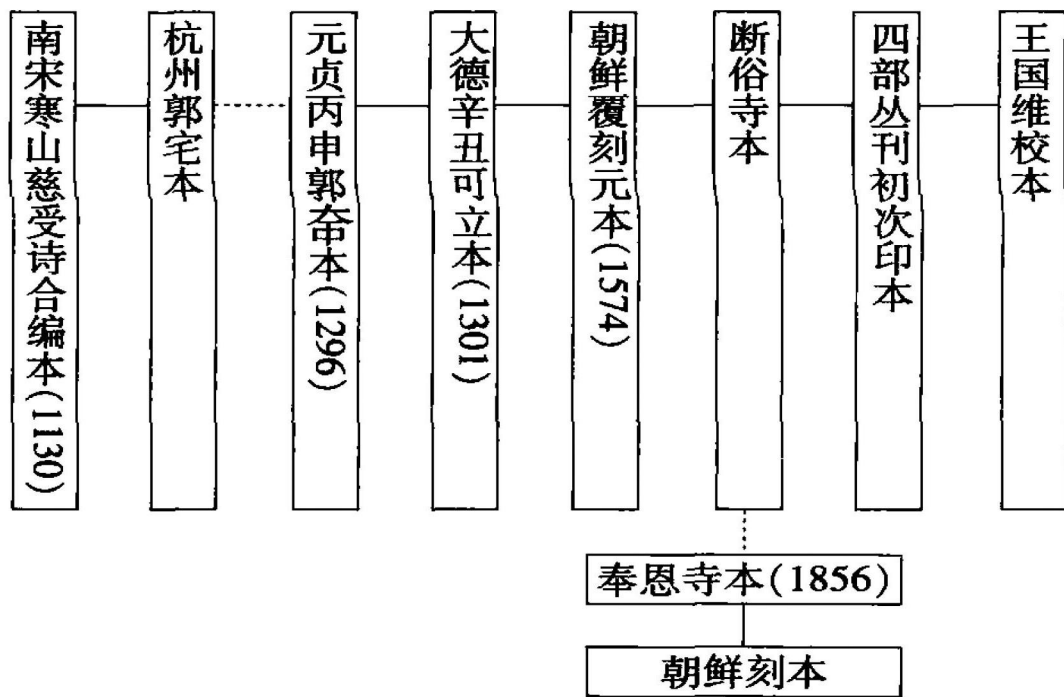
3.附文,有“闾丘胤序”,虽余嘉锡先生证为后人所作的伪

序<sup>②</sup>,但宋代以来此序广泛流传,说明出现年代较早。另有“录陆放翁与明老帖”与“志南三隐集记”;

4.行款为十行十八字。

以上所举内容,成为与其他版本系统区别的特点。值得一提的是本文中所引用的朝鲜覆刻元本,它的出现尤其保留的牌记,使人知晓元贞郭畬本之后,大德辛丑(1301)还刻了一次。这样,非常清楚地了解到朝鲜本系统下各本之间的亲疏关系。又朝鲜刻本卷末所附人名,也能成为考订版本年代的关键线索。寒山诗与慈受和尚拟寒山诗合编本,至今未曾见一种中国本的传本,全赖韩国本流传至今。综观朝鲜本系统的考察,可知古代韩国版本亦可成为研究中国版本的一个重要内容。

下面为朝鲜本系统版本源流图。



注:

①[宋]刘克庄撰·王秀梅点校:《后村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8-109页。

②道独(1600-1668),清僧,字宗宝,号空隐。广州陆氏童真入道。开法广州罗浮、福州长庆、粤州海幢。寂后门人为集《宗宝道独禅师语录》六卷。

③《续藏经》第126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第165页。

④怀深(1077-1132),宋僧,字慈受,寿春(安徽寿县)夏氏。少从文殊院行坚出家。崇宁初,往嘉禾依净照于资圣。出住仪征资福。后以朝廷改资福为神霄宫,因往金陵蒋山,未几住镇江焦山。阅四稔,诏住东京慧林。已而迁天台石桥,再徙苏州灵岩,补蒋山,退洞庭包山,复为湖州思溪圆觉第一祖。即其他劝缘刻藏,也称《思溪板大藏经》。尝注《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一卷,有《慈受怀深禅师广录》四卷。

⑤玉峰为朝鲜人白光勋之号。白光勋(1537-1582),字彰卿,本贯海美,岐峰光弘之弟。七岁能文,年十三已有诗名。拜业于松川梁应鼎及苏斋庐守慎学文。年二十八进士及第,宣祖五年(1572)明使臣韩世能与陈三谟来朝时,以布衣当制述官。宣祖十年初任宣陵参奉,后任靖陵参奉。光勋诗文与笔法俱精,其名满天下。与孤竹崔庆昌、荪谷李达并称三唐,诗中甚俱盛唐气息。光勋广交天下能诗之士,如杨士彦、宋翼弼、河应临、李山海、李纯仁、尹卓然以及不少僧人。曾编《河西先生集》,所著有拓本《玉峰书法》,《玉峰诗集》二卷二册及《玉峰集》三卷二册。

⑥浮休堂(1543-1615),即朝鲜僧“善修”之号。据《佛教通史》,朝鲜人,俗姓金,熬树人,年二十入智异山剃发,壬辰倭乱(1592-1598)时,隐居于德裕山岩穴,乱平之后至伽倻山,与明将李宗城交游。1614年自松广寺至七佛庵,翌年去世。

⑦[法]莫里斯·库兰(Maurice Courant):《韩国书志》,韩国李姬载译,서울(汉城)一潮阁,1994年,第180页。

⑧正阳庵即正阳寺,位于江原道淮阳郡金刚山表训寺北,山之正脉而得其名。

⑨断俗寺为新罗时代所建之寺院名,位于韩国庆尚南道山清郡丹城面。

⑩《寒山子诗》一卷,唐释寒山子撰,附《丰干拾得诗》一卷,唐释丰干拾得撰。首间丘胤序,次寒山诗正文,次丰干禅师录及丰干诗,次三字诗六首,拾遗二首新添,次拾得录,次拾得诗。寒山诗与拾得诗诗句下往往有注,小字双行。此本避宋讳,如胤、贞、殷、恒等字皆缺末笔。每半叶十一行,行十八字,白口,上下单边,左右双边。单黑鱼尾下标“寒山子诗”与当叶叶次及刻工姓名。所记刻工有徐忠、李椿、章椿、陈亨、董源、施昌诸人。

⑪陈耀东:《唐代诗僧〈寒山子诗集〉传本研究》,香港《人文中国学报》第

六期,香港浸会大学,1999年,第17页。

⑫钱学烈:《寒山拾得诗校评》,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0页。

⑬段晓春:《〈寒山子诗集〉版本研究匡补》,《图书馆论坛》1996年第一期,第64页。文中引黄永年先生云:“瞿目作明刻本不妥,因为明刻本通常只指明代国内所刻,不包括国外。”

⑭参见本文中所引著录与引用材料。

⑮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二十集部一,1958年,科学出版社,第1254页。

⑯陈耀东:《唐代诗僧〈寒山子诗集〉传本研究》,第20页。

⑰《全宋诗》第2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6116-16115页。

⑱奉恩寺,新罗元圣王十年(794)由缘绘国师所创建,原先位于韩国京畿道广州郡彦州面,初名见性寺,至朝鲜燕山君四年(1498)重建见性寺,而改称“奉恩寺”。明宗十七年(1562)僧普雨移寺于汉城市江南区三成洞修道山。

⑲陈耀东:《日本国皮藏〈寒山诗集〉闻知录》,《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第99页。

⑳[日]前间恭作著·[韩]安春根编译《韩国版本学》,서울泛友社,1985年,第167页。《韩国版本学》一书,原名《朝鲜の板本》,安春根编译,本书主要为1914年1月24日在上野图书馆开会时的演讲内容。本书对包括前间恭作所参考的书籍、著者收藏以及九州大学图书馆所藏共191种韩国古代书籍加以解说。本书中参照书目及参照书目解说,实际上共有190种。

㉑陈耀东:《唐代诗僧〈寒山子诗集〉传本研究》,第15页。

㉒项楚:《寒山诗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948页。

㉓钱学烈:《寒山拾得诗校评》,第39页。

㉔段晓春:《〈寒山子诗集〉版本研究匡补》,第60页。

㉕同注⑪第17页;同注⑫,第41页。

㉖《朝鲜寺刹资料》,收在《现代佛学大系》第16册,台北县新店弥勒出版社,民国72年(1983),第111页-113页。

㉗陈耀东:《唐代诗僧〈寒山子诗集〉传本研究》,第9页。本文所引,由撰者陈耀东先生提供,特此鸣谢。钱学烈:《寒山拾得诗校评》,第39-41页。

㉘有关“宝祐本”的认识,最初应该来自日本正中本《寒山诗》,卷首云:“国清南公所刊寒山诗,错误最多,甚不称晦庵先生丁宁流布之意。今以江东

漕司本参互校定,重刻之山间。据诗称,五言五百,七字七十九,三字二十一,则今所存纔半耳。宝祐三年乙卯(1255)九月旦,住灵鹫山行果谨书。”

②⑨段晓春:《〈寒山子诗集〉版本研究匡补》,第64页。

③⑩《高丽史》卷一百二十四嬖幸有朴景亮传。今观《高丽史》卷三十三世家庚戌载“朴景亮、金文衍为金议评理”,此时即忠宣王二年(1310)。《高丽史》朴景亮传云“……王(即忠宣王)行至金山寺,元遣使急召王,令骑士拥逼以行,侍从臣僚知伯颜秃古思用事,恐忠宣王不免,皆奔窜。景亮、连松皆仰药死。”此时为忠肃王七年(1320)。据《高丽史·世家》忠肃王七年,“百官上书中书省讼上王之冤”。

③⑪郑亨愚·尹炳泰共编撰:《韩国古书年表资料》,收于《韓國의冊板目錄》,서울保景文化社,1995年。

③⑫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第1247页。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古籍所